

臨縣志卷十二

試署臨縣知事古黔胡宗虞監脩
山西大學校文科學長晉城郭象升審定

兵防畧第五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以交神明既附載教育古蹟而除戎以戒不虞守土者奚容或緩臨爲晉西僻邑似無兵事可志然秦趙相攻藺臯狼爲必爭之地典午以來羌胡割據石趙紛爭官司守禦之策人民流離之狀書缺有間不可得詳明末西賊破城清初平寇犯境洎乎咸同陝匪甘回肆其猖獗河西數十郡縣烽火相望議戰議守幾費經營民國肇造沿河會匪屢肆劫掠臨與一河之隔危如累卵幸防禦有方獲免蹂躪雖然厝火積薪未然斯懼股

鑒不遠來軫方道舊志略紀兵防今增述之巡警軍電依類相屬而以古時營舖附見焉

明崇禎二年流賊王家胤攻縣城三日未下

王家胤府谷人崇禎二年二月十四日率賊黨多人渡河圍攻縣城三日未下四出劫掠東走離石

五年西賊張有義王之臣先後犯境破城縣官出走

五年春西賊張有義賀宗漢

號活地草

渡河據臨汾州參將劉光祚

遊擊王尙義敗賊於臨境尋爲賊所乘全軍覆沒十一月十八日流賊王之臣

即約五

更破縣城蹂躪全境縣官逃走巡撫許鼎

臣總督張宗衡督兵攻賊賊與土寇田福田科等相犄角久不拔會鼎臣還會城六年春正月二十日賊約福劫官軍撫標中

軍陳國威僞稱之臣往迂福遂斬福頭懸城下急擊之賊始降

參將劉光祚數敗賊於縣境石州撲天虎等詐降設伏斬之王

之臣轉入赤峽嶺巡撫許鼎臣冀南道潘光祖總兵張應昌及

參將劉光祚合兵進勦豹五及閻正虎上天龍邢滿川等離境

遠竄七年土寇乘間起事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

皆殘破城邑之劇寇也後見賊衰相繼歸順然陰結黨羽不散

巡撫戴君恩新視事謀誅之正月迎春召王剛宴殺之並殺通

天柱於他所而副總兵艾萬年克復臨縣捕殺王豹五與其黨

領兵王生擒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晉西

巨盜略盡

七年崑嵐賊高加討馬上舞三十斤長挺掠臨縣

八年二月參將虎大威擊殺高加討於忻代山中賊平

縣民宋騰高鄭家灣人當西賊王家胤尙賊高加討等犯臨到處劫掠合邑幾無完土騰高與村人依山爲寨賊雖頻來窺伺終不敢犯該村人賴以全活者甚衆事平後劇貲立碑以誌宋氏功德云

謹案明末十餘年間兵災歲歉民不聊生舊縣志修於清初距崇禎末不及百年而於當日擾亂流離之狀況竟未記載本志所列僅據省通志汾志擇錄宋騰高事則見於鄭家灣廟碑

清順治六年流賊姜瓖餘黨平德圍攻縣城知縣張耀祖死之

府志榆林賊平德圍臨縣防兵背城力戰老營堡副將羅映壇

由北路南下汾州叅將甯獻功踰漢高山西來合攻大破平德張再元賊遁走

舊縣志平德之變孤城失守知縣張耀祖死難縣尉王之佐忠憤激烈急圖恢復因率領民兵奔赴趙家寨賊衆追及犯寨之佐拒戰卒以衆寡不敵被執義不爲屈罵賊而死時有張小亭者亦嘯聚羣盜到處劫掠糜爛不堪兼以縣治無主文報不通隣封誤會張皇其詞以臨縣民變聞於上撫帥飭兵來勦邑人聞警束手無策有恩貢生李太冲者安業都人素明大義商之城諸措紳各出私蓄符縣中錢糧額數立時起解道逢大隊於金鎖關主帥詢悉曰是流賊非民變也止兵不前遣偏裨領二三百兵勦亂安民憶使當日無太冲臨危濟變之策則火炎

崑岡玉石俱焚臨將不得爲臨矣故特揭之

同治元年猗寇猖獗西河戒嚴磧口團練防堵

陝西自咸同間捻匪退散猗匪鳴張三輔千里半成焦土延榆一帶處處揭竿勢成燎原號稱十八大營董福祥高木匠其大股也盤據陝北各州縣賊來則相搏賊去則蠶食汾州迤西之四州縣即古之西河郡屬地正當其衝時山西巡撫英桂奏派徐太僕繼畚時因四川考官被議歸田主講平遙書院總辦全省團練防堵陝寇徐太僕舉磧口通判汪韶光爲沿河團練總辦永甯李鎮軍能臣臨縣張協戎從龍二公皆罷官家居磧口爲臨永分轄之地即派張君駐磧口李君駐軍渡幫辦防堵沿河一帶聲勢相聯上下策應又恃黃河天塹之險幸獲無虞然十數年中賊盜之奔

突兵勇之潰變難民之逃竄當事諸公籌備艱難保全大局之功有不可湮沒者因並誌之

磧口通判汪韶光字春埜廣東三原里奇士也咸豐間英吉利攻廣州韶光練民團拒之截殺英兵數百並英將伯麥乃破三十萬家資僅得一通判分防磧口徐繼畚稔其能故舉爲沿河一帶團練總辦遇事勇決調度有方全晉賴以安全

離石李能臣字子廉歷任雲南總鎮臨縣張從龍字子雲以第一人出身歷任閩浙協戎同治初元均罷職里居經派幫辦防堵沿河十數渡口西賊屢次臨河兩公因地利察敵情或開炮轟擊或設伏制禦俾耽耽欲逞之匪無隙可乘故當時河西一帶府神葭吳焚掠時聞屍骸遍野而河東各縣安堵如常皆兩

公保障之力也先是防河兵勇分紮各渡者以萬計多髮捻餘匪時思內變因暗結土棍劉中滿等布散訛言煽惑圖變兩公偵得其情立拿劉中滿陳俊儀柴奉孔訊實請命正法兵勇莫不股慄此可見兩公之紀律嚴明矣同時劉仲鰲者甯鄉軍渡人也當西賊爭渡防務喫緊之際軍糧缺乏兵勇藉口乏餉勢將出掠且謀內變統領某因餉缺不能用命延商紳富戶借款咸膜視之統領某將欲自刎適仲鰲來磧請見統領語以故仲鰲慨然以募餉自任一呼四應登時發給月餉且增其數軍律爲之稍整遂誅倡亂者三百餘人人心大定仲鰲非臨人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見義勇爲其功德之在臨實非淺鮮因附于此以存義士梗概焉

光緒二十五年拳匪肇亂知縣孔繁昌被誣落職

是年春拳匪起於山東撫臣毓賢奉檄調晉遂蔓延山西毓賢於五月十三日手屠教士教民一百七十餘人於撫署之轅門又前曾飭令各州縣習拳仇教時知縣孔繁昌習知外情雖被嚴飭終守保護條約並未傷害教民迨聯軍犯闕解嚴議和山西巡撫岑春萱再四磋商認賠款一百七十萬結本省教案除毓賢議置重典外州縣罣誤褫職者二十餘員繁昌被教民暗傷亦廁其列聞者莫不冤之經紳民懇辨始准捐復

宣統三年辛亥冬三交民團拿獲潰兵二名槍斃

是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山西省城於九月初八日響應獨立十一月二十二日娘子關失陷遊匪四起離石北川被劫由

峪口竄臨者九人持鎗跨馬自車干溝達三交意在劫掠幸三交商民各團早已有備該匪等見勢難犯即思遠遁竟被民團拿獲二人餘鳥獸散並將鎗械馬匹全行拋棄陝西會匪蜂起榆林知府逃臨屢來追探亦見民團防嚴不敢東渡時知縣朱焯分撥巡警防河所費頗鉅事前奉令准作正開消後竟中梗地方獲益長官受累亦事之極不平者也

民國元年壬子山西兵事大定惟土匪劫掠之案時有所聞臨縣無兵事

五年袁氏稱帝改元洪憲雲貴等省反對南北交兵相持數月陝西會黨又四出劫掠沿河戒嚴

是年四月陝西潰兵土匪肆擾北川宜君延川等縣相繼失守

匪已北至綏德米脂境內距河不遠勢欲東渡臨境戒嚴一夕數驚知事胡宗虞飭巡官劉翰池賀緝熙莫俊升等帶警分三路防守將西岸船隻拉移東岸並飛請陸軍駐防趕辦本城三交磧口及沿河各村商團民團協助防賊匪乃西去七月商軍要求東渡同時來匪約千人一駐吳堡之寨子山一駐螞蚱峪刁斗相聞陝民之被淫掠者哭聲震天臨隔一河惶恐萬狀謠言四起居民強半遷移知事胡宗虞親巡河防復飭巡官賀緝熙帶警及磧口商團移船東岸晝夜防守露宿二十餘日匪不得渡臨賴以安是役也磧口縣佐王樹仁警佐焦學堂及巡官賀緝熙等均由知事呈准給獎

謹案磧口鎮臨縣之門戶也縣境萬山羅列惟湫水由磧口

達河磧口雖無津渡而沿河渡口十三處必須取道於此故每遇陝北告警臨首當其衝磧實扼其要歷來辦理團防必以磧口爲關鍵督師者坐鎮於此各渡分紮防營嚴防偷渡不時周巡緝拿姦宄俾賊盜無隙可乘不得長驅直入臨無事則晉無事矣

巡警

縣城巡警局清光緒三十二年冬知縣侯紹宣奉飭創立設管帶一員考取崗警二十名以城內普化寺育嬰堂爲駐紮地址月計薪俸餉餉公費需制錢二百餘千均在地方斗捐項下支領宣統三年奉飭改巡警局爲警務公所改管帶爲警務長增巡兵爲五十名民國元年飭改警務公所爲警察事務所警務長

仍舊添設巡官一名移駐舊城守司城守營三年冬奉飭改警察事務所爲縣警察所以縣知事兼充所長改警務長爲警佐巡官仍舊警佐承所長之命令辦理關於警察一切事宜所內俸餉公費每月約支制錢三百四十餘千又民國二年冬在磧口鎮添設警察分所分隸離臨兩縣各委巡官一人臨縣派警兵八名每月由公署發給警費制錢五十千

權限 管帶警長在警章範圍內一切准自由設施不受縣知事抑制警佐巡官純係佐貳性質並無特權

職務 城內擇衝要地點九處設崗樓各一每崗派警一名輪流駐防城外除磧口特設分所常川駐紮防禦外其他如三交白文等鎮當冬防吃緊時每鎮派警五名按日更換以慎防守



各省衛所土軍一千四百六十二名使之更番守望後值豹五之變盡爲所毀清順治六年平德變後奉憲令設置或五里或十里不等擇高阜處所碁布星列雖多廢壞基跡猶存

堡寨 三交寨 城南五里 鐘底寨 七十 堡則峪 城西一百 曲峪寨 一百

五開陽寨 杏林莊 堡則城 同一百 第八堡 一百二十五 白文鎮

城北六里

鋪遞 在城鋪 安業鋪 城南十里 關王鋪 二十 佛堂峪鋪 三十

三交鋪 五十 桃源鋪 七十 陳庄鋪 城北二十 廟坪鋪 三十

白文鋪 六十 陽坡鋪 八十 白塔鋪 城西四十 兔兒坡鋪

八十 剋虎寨 西通陝西葭縣

謹案營房以下皆建置以資守禦者今皆有名無實而仍附

志末俾後之覽者審革知因抑亦存古之意也

臨縣志卷十三

試署臨縣知事古黔胡宗虞監脩

山西大學校文科學長晉城郭象升審定

風土畧第六

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今區域因革要害已詳於沿革疆域等志風土亦人文地理之一端胡可闕而弗錄其不曰風俗而曰風土謂民涵五常之性剛柔緩急每隨水土爲轉移積日積年遂成習尙傳曰風行而著於土土有燥濕即風有醇漓試觀三百篇中唐存蟋蟀兼收揚水椒聊鄭錄緇衣不廢狡童游女雖古今異宜俗尙遞變援琴而操土風猶有不

忘本之意的約略述此以備輶軒採擇焉

農時

臨在太原之西少南東西直綫相距二百四十七里其寒暑氣候

相差約四度餘緣山境高聳又西濱大河縣川北高南下河流

迅急城南北相距一百七八十里寒暖已差一節如立春之初

城中寒度降至三十六積口祇至四十度白文則已至三十三

度雨水之後依然雨雪驚蟄出牛不藏牛種莞豆有二種色

收色綠者城南約早十數日城北約遲十數日餘可類推春分

種麥名曰春麥諺云不得春分地不消得清明杏花開諺云二

杏花開又云三月清明定不開言春遲也灘地境內無水田湫河兩種大麥可用造

一種名青顆無糖山地種黑豆有黑白黃穀雨種麻有二種籽

而質硬可磨麵立夏種穀穀色分黃白青紅名有十數種又有粉

油花麻取立夏種穀穀色分黃白青紅名有十數種又有粉

皮用作繩索取立夏種穀穀色分黃白青紅名有十數種又有粉

小滿種高粱俗名稻黍亦芒種種黍俗名糜子亦分

種穀已遲也夏至收菜子芥子諺云夏至勒網響又云有錢難

也小暑收大麥大暑收小麥乾入伏之時暑表升至八十度

是為極熱又云伏中有雨立秋打麻灘地花麻成熟遲處暑則

穀中有米言伏中宜雨也

天涼無衣葛者四月猶寒服袂衣五月著白露寒漸至穀皆秀

實諺云白露不出頭是秋分收黍寒露收穀諺云秋分糜子霜

降殺百草秋水成橋立冬地不消山梁積雪諺云十月雪要入十

三場雨言八月十月三月也農人小雪黃河流凌大雪秋水冰

以雪兩之有無占麥秋之豐歉

堅寒表降至冬至數九諺云頭九九二九閉門守三九四九

冰上水走九九又破罉酒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八九九

一九犁牛獨闢首小寒以後寒達極點寒表降至二十度甚有

凍死寒表山二十度升至此境內寒暑概

矣

况農事攸關不可不注意者約略紀之以備參驗焉

禮俗

臨古西河屬縣崇山四塞故其民樸直勤儉囿於簡陋士習迂拘恪守師承少知進取近日學校林立受教育者實繁有徒農夫盡力田畝崇嶺峻阪地無曠土惟牆下路旁鮮知種植樹木邇年知事奉令曉諭人民漸知森林之益銳意栽培工無精巧技藝金石土木各工本土人居多數亦惟供本土人指使境內舟車不通故無富商大賈梭布粟麥列肆交易從無銀行錢舖綢緞顏料各專行是以俗戒奢靡務節儉謹蓋藏有爲奇袤綺麗之服者人必指而笑之今則洋綢羽緞充列市廛商學各界漸形侈靡婦女衣飾踵事增華大非古處矣士大夫鄉處者率皆

策蹇往來雖富家巨室馮畜馬乘婦女必親操井臼炊爨而外從事縫紉城南且習紡織思深慮遠尙有陶唐氏遺風然直不

好義儉不中禮鹵莽尙鄙恒貽譏於大雅城中舊多縉紳市井

商賈亦半衣長服住屋多係瓦房在鄉村則窑房爲多

傍山窟土平地

用磚石砌成

營窟陶穴古風猶存間有建築廳房者只備晏會積儲

而已農民衣惟粗布食多小米甚有家本小康破衣納襖而不恥糠粃藜藿而自甘其儉嗇之習由來遠矣惟山谷小民椎魯自安罔識大體睚眦之忿輒至鬪毆涉訟以罹刑辟此其弊之不易救者也當此百度維新之會編制村閭業有成議果使選舉正紳爲之約束而以宣講勸學佐之凡有新令俾家喻戶曉董戒而涵濡之則風土何難之變與其冠昏喪祭儀節多從疏

略然亦有未可厚非者謹條列之於左

冠 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臨縣冠禮久廢
衣履少長無別女子但總角近有垂辮者嫁後乃高髻猶有笄
禮之遺意焉

昏 古者昏禮六後約爲三臨縣謂納采爲定親納徵爲送錢
定親日繒紳之家男家寫庚帖並首飾衣料禮單內備財禮約
不過十數千錢借媒至女家女家待以酒席寫女庚帖同書筆
靴帽等項回禮送錢之日祇送錢二四千並四季衣服女家以
多受財禮爲恥窮鄉小戶定親之日男女不書庚帖祇奉錢一
二十千不等名曰上送送錢日奉錢減定親之半名曰下送近
年婚嫁論財居奇可厭七八十千者數見不鮮甚有百數十千

者後昏財禮有二三百千者此最近惡習將有貧不能娶之患
是亟宜矯正者也親迎之禮殷實之家皆行之至日新婿或乘
馬或坐轎親友二三人伴婿同至女家女家待以酒食女先行
婿與伴郎並送親者亦二三人不等同行至家拜天地後交拜入房不
行合巹禮婿爲新婦上頭名曰破頭猶古親結其縷之意次日
晨起食後送親者回女家婿偕新婦拜父母以次及伯叔親友
名曰見大小三日後新人夫婦偕至女家名曰謝親俗曰七八
日後女家接女歸住五六日男家接回名曰喚九俗所謂大娶
也若小娶則男不親迎惟遣親友一二人至女家女家亦遣一
二人將新婦送至男家抱女至房蒙頭背坐毫無儀節惟來日
拜堂見大小而已間有文明結婚者要不數見也尤有因素聘

不足遂至悔婚涉訟夫夫婦之道人倫之始書美釐降詩首關
唯其意微矣所望國家早頒定式痛革澆風不得謂非正本之
計也

喪 古者喪禮最爲繁重臨俗病革之時即爲禩面及手足易
新衣有爵者冠服如制鋪斂衾於棺內瞑目後口內含銀不飯
名曰口含錢覆面用紙以麻絆手足入棺去之即日遷於外寢
名曰成含或用第三口忌雙日無小斂大斂儀節縉紳之家書訃親友餘
惟走告而已三日內親來弔名曰燒紙擇日發引有力之家用
白布張設靈棚門設鼓樂開弔三日設酒筵以待親友來者奉
供獻香紙亦有以三二百錢代者喪家以白粗布摺作孝巾靈
前行禮無舉哀者非有祭孝子不離位還禮古者喪服皆自具

臨邑喪家以粗白布遍送有服之親謂之散孝孝衫凡有服者
皆同惟孝子頭着麻冠手拄苴杖爲異耳發引之日以白布繫
柩前孝子拖之親友送殯者執紼相送鄰族設祭於道旁名曰
擺路祭至於臨壙點主既葬謝土必請顯者爲之惟世家大族
有焉三日墓祭安飯棹謂之復三小祥大祥如復三禮孝子必
素服三年不止二十七月女子適人者必大祥釋服雖非定制
尙不失爲厚浮屠佛事近多不行惟甫除服即帖聯懸綵吉服
燕會似又太急矣

祭 臨邑宗法不立故族無祠堂家無廟者居多雖有力之家
葬後不迎主士夫家有廟者亦昭穆不分不行四時祭享之禮
惟春秋四節薦食而已兄弟新產必殺長子孫田名曰撥長子

初不知爲主廟祭而設並非因長而優異也

士相見 儀禮有士相見一篇臨習簡褻親友邂逅不知奉一揖相爾我無行輩稱呼故見賓客則手足無所措而不能寒溫歲時燕會正月爲多城鎮或四盤或八碗肉菜各半鄉村小戶則一涼一熱皆四人一席慶弔大事有力之家亦不過四碟八碗而已至立宗法以睦族姓行鄉飲以序少長則未之聞也

謹案以上五條略錄風俗之梗概俾司風化者有所據以爲轉移他如元宵燈火端午蒲艾中秋瓜餅重陽糕酒率與他縣相同故不詳載至寒食清明中元冬至家家登墳祭掃間有置酒食聚族共飲者至春秋祈報牲醴酬神酒食燕樂之事往往有之農人終年勤苦幸逢樂歲且以喜樂永日猶有

唐風蟋蟀之遺焉

歌謠

竹枝辭

邑人 劉如蘭

黏戶紅箋墨色新衣冠揖讓藹然親香燈提出明如海都向村前

接喜神

元日出行郊外謂之迎喜神

花信爭傳放早梅家家設席釀香醅衣冠都要求時樣新婦初來

第一回

嫁娶多在歲杪新春治酒卜吉相招謂之請新人

秧歌隊隊演村農花鼓斑衣一路逢東社穿來西社去入門先唱

喜重重

新春田家多扮秧歌互相爲樂

明日清明節又催播間漠漠野花開擔籠荷鍤隨童孺都爲先墳

上土來

清明前一日家家閭治祖墓謂之上土

處處山田叱犢聲條風吹動柳絲輕柴門村逕無人到一笛斜陽

賣卜生農務興時各詣田治柴村落無一閒人

汗濕輕羅霧繞鬢綵裙華映草斑斑何儂不為還香願肯上崎嶇

長壽山四月初八日婦女上真武山進香真武山一名長壽山

綠楊如線草如煙好是風斜雨細天辛苦老農猶健甚携鋤小立

理瓜田

賽會山城四月天女鬢無數女牆邊花鈿購得爭新樣消受儂家

賣笠錢村鄉婦女綴笠售錢自備眼會衣細之費

人生樂事數農家雞犬桃源未足誇弟學耕田兄下種垂髫小女

紡棉車

隄前湫水照紅粧隄上行人唱玉郎妾自浣衣郎自唱從來不識

鳳求凰

綠雲漠漠溢平疇底事豚蹠祝滿篝夜半月明天似水有人守水

坐灘頭

黏紙成衣費翦裁凌晨燒去化飛灰禦寒果否泉臺用空到荒墳

哭幾回十月一日黏紙衣焚化謂之送寒衣婦女哭尤盡哀

臘八敲冰歲又闌堆階片片凍痕攢朝來煮就長生粥共食團圓

大喜歡臘八日取水列階除糞長生粥共食

歲晏鄉村嫁娶忙宜春帖子逗春光燈前姊妹私相語守歲今年

是洞房過二十三日嫁娶謂之闖亂年取其少避忌也

方言

俗稱 謂父曰爹母曰媽 謂祖父曰爺爺祖母曰娘娘 謂曾

祖父曰老爺爺曾祖母曰老娘娘 謂伯母曰大娘 外祖父
謂之個爺外祖母謂之個婆 岳父曰妻翁岳母曰妻母 表

兄弟曰姑舅 姨兄弟曰兩姨 妻之弟曰小舅則妹曰小姨

則 兩姻相謂曰親家 親讀去聲 對人稱夫曰乃對人稱妻曰居舍

的 合讀平聲 呼兒曰小則女曰汝則統呼小兒女曰戲 讀平聲 婦人少

年謂之孌則老謂之老婆統呼曰婆緊 連襟曰挑担 外孫

外甥統呼曰外僂則 同母異父曰夾山兄弟 異姓兄弟曰

拜石 以上倫常

俚語 早霞曰早燒 讀去聲 晚曰夜燒 電曰打閃 雹曰冷雨

冰曰冬烈 讀上聲 雨足曰諾 讀上聲 霖雨曰連陰 天明曰覓 讀若

來日亦曰覓 夜曰黑間亦曰黑地哩 以上天類

地不良曰狼不吃 當是根不值之說 山地三畝曰一坵 本作鴨言用四

畝曰一坵 住宅曰舍窠 室內曰居舍 讀平聲 室外曰院前

室內床上曰坑下曰謙 承塵曰幔則 地孔曰窟窿地隙曰

圪拉 讀去聲 火台曰鍋巷 護宅地曰圍圍 在近曰跟前 稍

遠曰五哩 以上地類

人善曰拴繳 人強曰利害弱曰胚丈 人精能曰精吧無能

曰不中用 莫出洗曰來歹 來讀上聲 夥友曰火計 承繼曰頂門

又曰過嗣 罵無賴曰黑皮 閒談曰書訴又曰道愜 快意

曰瀟樂 戲言曰顛愁 責人曰數說 辱人曰欺勇 債曰

起夥 怒曰起火 罵謂之卷 鬪毆曰厮打 厮讀入聲 呼遠人以

唔 應聲以唉 比鄰往來曰串門則 親友慶弔曰行門戶

昏喪設席曰作肆筵

病曰難過

小兒病曰不乖

死曰

失跡

失信曰下蛋、污穢曰若麟

潔淨曰鏘刷

速來曰

躡些又曰快快的

問何處曰阿哩阿哩入聲彼時曰違陣此時曰

知會

不懂曰解不下

解讀若亥堅耐曰吃硬

柔懦曰不吃硬

勾引子弟曰套哄

又曰捉鼈

哄人曰塊

以上人類

物件曰東西又罵人詞

失物曰載了

物多曰一胡桃又曰

很些

少曰些須又曰些微

足用曰儘够

無有曰歿拉

拋物曰珥又曰料

背囊曰順順

鈕扣曰圪荅

土籠曰卜

籃 棺曰木頭

物重曰沉

物好曰克戲

不惜物曰作害

鳥飛曰希

獸走曰个人疾走亦云

呼雞曰呱呱

貓曰

糜糜

呼猪曰樂樂

讀入聲

鼠曰孤兒

飛鳶曰吳擺

鵲曰野

宿則又曰野咋咋

以上物類

宗教

縣境有十三官寺

見古蹟

率皆創自金元前紺宇琳宮莊嚴璀璨教

徒信仰頗極一時之盛今則散走四方苦難餬口其株守古刹

者亦皆粗鹵無文不過晨夕撞鐘而已佛教式微已達極點

城內

舊有僧會司在普化寺內後遷於城隍廟西偏院今廢

天主教則有城內青塘村教堂清末入其教者頗夥據最近調

查教民注册者共一千餘名

耶穌教清末於治城南門內設教堂一處入教者九十二名其

餘喇嘛黃教紅教回教景教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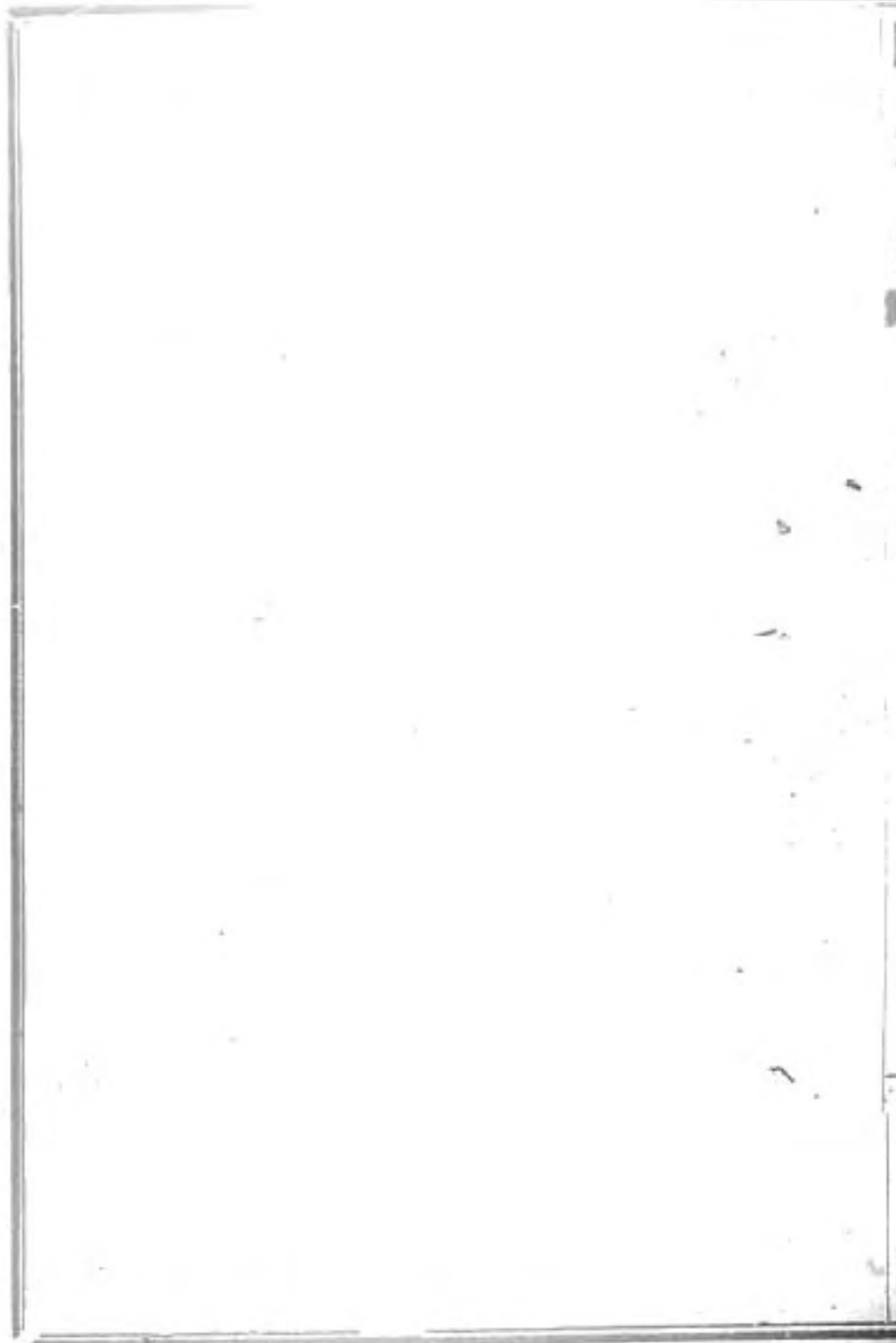
舊志載仙釋四人並新採一人仍附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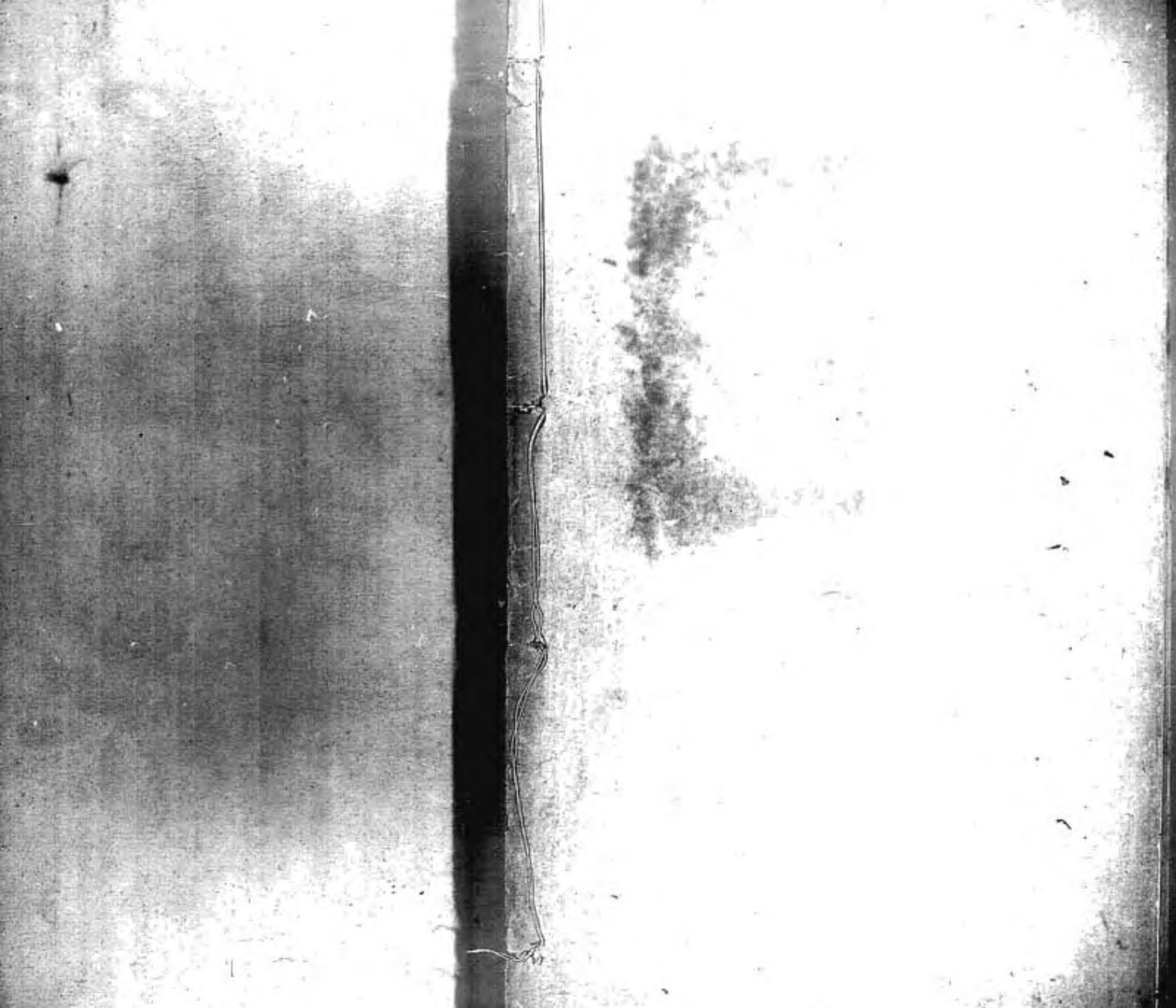
圓覺早悟佛經秘旨一日至北門瓦窰坡上鑿土爲龕焚香獨坐語徒衆曰吾將歸矣衆問期曰來日耳沐浴更衣含笑說偈而去 智祚城南善慶寺僧出塵離俗忽一日集僧徒謂曰吾將別汝等矣即書一偈云來兮無餘去兮無缺撒手便行更無風雪鳳樓丹嶠水朝東一點靈臺光皎潔何皎潔曉風吹落西山月 高神仙南都人少好游遇異人授以木尺有患病者一擊即瘳嘗於嚴冬浴湫河凝冰立解臨終屬其子曰八仙來會方可埋我殮時果值一仙姑持畫八軸來售問之乃八仙畫也其子曰此應父言可以葬矣 青塘西寺僧名不傳專心悟道不與俗僧混處衆惡其立異遣之使去僧曰而今既入驢龍窟未獲明珠不肯歸後得道不知所終 了微字去凡東峪寺僧

清淨簡約超然塵俗素精黃岐術活人濟世不索藥資目擊觀音殿宇年久頽壞急需繕修盡以所積百餘金慨助工資不數月而告竣土人立碑記其事

謹案我國尊崇釋氏始於漢迄於明其時固無宗教之說自歐風東漸教徒足跡幾徧域中始因人不相習或狃於非我族類民教齟齬勢所難免雖然教無論中外要以勸勉於善爲主旨東海西海心理奚殊託宇者苟一視同仁推誠相與世界大同之極軌肇端於茲夫非人類之幸福歟

2450.9





臨縣志

劬周著檢



臨縣志卷十四

試署臨縣知事古黔胡宗虞書監孫穉



山西大學校文科學長晉城郭象升審定

沿革考第一

志詳沿革所以徵建置而正疆域也郭衷恒有言宇宙之山川改古今之稱謂各殊後世考地亦必以山川為準望臨僻處山商周以前建置不聞自趙韓魏三分晉地秦趙相攻始有藺泉等名由今考之二地當在縣境東南離石西北均無古蹟可徵前漢置臨水縣屬并州西河郡說者謂因陵水得名延及後漢西河遷於離石而臨水已省魏晉齊周離石以西匈奴竊據百餘年不奉正朔自隋唐以來始隸中朝版籍惟析置遷改疆域攸殊舊志



於沿革未加考覈王顧齋先生新通志戴東原先生汾州志考古
今沿革最爲詳悉茲據二志徵之古籍以山川準地望輯爲沿革
考其歷代設置無徵不信者不敢妄逞臆說也

縣境於禹貢應屬冀州爾雅職方同

新通志禹貢冀州河行其西界乎雍冀之間南流爲西河爾雅

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據西河東河古黃河自大伾山南折而北界冀兗之間爲東河而

言正義曰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域也周

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馬融曰舜以冀州之北廣

大置并州鄭康成曰舜以冀州之北遠大分衛爲并

謹案戴氏汾州志梁岐考辨正梁即離石之呂梁山新通志

鄭氏分衛爲并蓋以禹貢恒衛旣從衛爲滹沱在太原以北

言分衛以北爲并州春秋時并北之地胥爲狄居呂梁則在

太原之西臨又在呂梁之西少南濱西河爲邑應屬冀州然

漢之西河郡屬并州臨水爲西河屬縣是不屬冀而屬并但

其時草昧初開叢林澗谷巡省不到尙無地名可考

春秋之季爲晉地

春秋魯昭公元年晉平公十七年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始擴

地北至太原

謹案日知錄云霍山以北皆狄地自悼公後始開縣邑臨在

霍山西北五百餘里晉悼公時其爲狄居無疑自平公敗狄

擴地北至太原臨在太原之西少南其地當爲晉有藺臬狼

臨水之名後此遂見於經傳

七國時爲趙地今縣南爲藺境東南爲臬狼境

史記周安王十六年趙韓魏三分晉地趙都邯鄲晉陽以西皆爲趙有魏武侯十五年敗趙北藺當趙成侯三年張守節云藺在石州趙之西北是也趙成侯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石趙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姓纂韓厥玄孫康仕趙食采於藺因氏焉後相如爲趙上卿汾州志臬狼即離石西北及臨縣之境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皆言周成王時趙之先曰孟增幸於王是爲宅臬狼宅臬狼者蓋因所居爲號戰國策智伯使人之趙請蔡臬琅之地趙襄子不與語轉字異亦曰郭狼趙武靈王召樓緩謀曰我先取藺郭狼智伯所請之蔡臬琅即武靈王所稱之藺郭狼藺字轉寫訛作蔡

臬郭語轉琅狼音同耳

謹案藺云趙北趙之北鄙也藺石藺臬狼並舉者是三縣連境足徵今縣在其轄內

漢置臨水縣隸西河郡屬并州莽曰監水東南爲藺臬狼及平周境

新通志漢西河郡臨水縣蓋因縣東湫水爲名湫水舊稱陵水古本名臨水也汾州志云西河郡有臨水縣或以爲即臨縣然水經注與唐宋書絕不涉及汾陽縣志云以西河名郡始於漢武帝元朔四年郡治本在河西平定縣

徐松龕今地攷畧漢西河郡治富昌後漢治平

定均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其西南跨河得藺臨水臬狼離石隲成土

軍中陽平周今臨縣永寧寧鄉石樓諸州縣是也史記武帝元

朔三年同時封代共王子劉熹爲菑侯遷爲皋狼侯賢爲臨河侯新通志臨河疑即臨水今臨縣所由得名又按漢表代共王子九人封國皆在西河其地旣確爲河以東縣矣石樓亦有臨河未嘗不可援爲漢侯國之證戴氏以前史不著並臨水俱從闕疑是其精審處又考漢朔方郡實有臨河縣當時推恩分封所至終以西河郡臨水爲近是

謹案菑皋狼以地勢推之同在今縣境之東南臨水當在境內腹地戴氏謂水經注與唐宋書絕不涉及遂謂孤注難憑竊謂班氏以漢人志漢地豈能無徵水經之陵水即今縣之湫水陵臨音近古今異讀新莽改曰監水當時篆隸互用臨監文近而又古讀同韻或即臨水之誤新莽改革紛更異名

歧出後世往往不知其詳如圖陰之圖以圖水得名本作圖亦屬西河郡莽改曰方陰足徵其好事更易不求甚解姑並錄以存疑

汾州志平周考方與紀要平周城在介休西四十里考之史記魏世家襄王十三年當秦惠文王改元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及平周漢書地理志平周縣隸西河郡闕駟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介休縣西五十里蓋北魏時其地屬介休今介休縣西二十里即與靈石縣接境其地割屬靈石

新通志平周考按今介休西二十里即爲孝義縣地如闕駟言即當在今孝義縣南然決非西漢故縣者此本爲茲氏南境屬太原郡其西河郡治平定在今河套東漢永和五年始南徙五

百九里治離石所統三十六縣併省過半當時必有與郡同徙者如隰成中陽皆先濱河後乃移置太原郡境薛尙功鐘鼎款識有漢平周鉦所記縣名有平周平定圜陰三縣其文云平周授圜陰圜陰在今陝西葭州圜陰故城在米脂縣去孝義三百餘里如當時平周已治此豈能於三百里外作器相授乎近人著漢志釋略注爲臨縣西地當是時平周圜陰均處河濱彼此相望通工易事習以爲常觀後來宋置晉寧軍猶治河西之葭蘆砦正與漢跨河爲郡之治相仿是其地明明在臨縣而不據以列入者漢表注平周在湖陽爲今河南之唐縣未嘗不可以二字名地故不敢決爲必在山西也又功臣表有平州侯王陝以武州作武周例之州周二字古恒通用平州亦即平周也而注引地道

記縣屬巴郡愈當從畧

謹案平周之說當以通志爲是若據汾志則在今靈石界內漢茲氏縣地也茲氏屬太原郡平周屬西河郡十郡考畧云漢西河郡跨黃河兩岸在內地黃河東岸者爲山西汾州府屬之臨縣永寧州寧鄉石樓四縣均在西山中若據汾志以平周在介休西南靈石境內中隔孝義縣地與西山四縣不相連屬况後漢省併西河三十六縣爲十三縣其在河東之離石蘭泉狼隰成四縣均在今離石境內其時縣境中臨水既省平周或仍其舊更有證者縣境西南有寨則山相傳爲古大同鎮與招賢山之鐵冶相距三十餘里平周鉦或即出此與漢志釋畧注平周爲臨縣西地適合特水經注與元和

志無指實之文遂茫無可據耳

後漢永和五年九月以匈奴寇掠西河郡南徙五百九里治離石領十三城蘭皋狼平周在省臨水

後漢書順帝紀永和五年九月丁亥徙西河郡治離石東觀記

西河郡治平定縣

在今河套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境

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永

和五年以匈奴寇掠徙郡離石案永和五年上距元朔四年凡二百六十五年後漢書郡國志并州刺史部太原郡西河郡西河領十三城有離石蘭皋狼土軍隰城中陽平周而無臨水從併省也

魏仍隸河西郡而治茲氏縣境轄於離石

未置縣

新通志沿革圖解水經注魏黃初二年分太原後置西河郡

治汾

陽乃漢茲氏地

又載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碑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

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闢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

側山帶塞云云又載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據此則離

爲西河屬縣臨水省入離石其境則統名離石矣

晉仍魏制永興初匈奴左部帥劉淵據離石稱漢

在今離石之間

寇太原

中都尋遷蒲子置幽州刺史鎮離石其後地入石勒而符健慕容儁符堅慕容垂迭有其地石勒改爲永石郡蘭皋狼隸焉慕容儁又改永石郡爲西河郡

汾州志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於平陽稱漢於是

并州之地皆爲元海所有元海乃以幽州刺史鎮離石今案劉

淵始稱大單于在離石尋稱漢王據離石之左國城皆永興元

年事其僭號平陽乃永興二年事凡五年間名號三易志約略其詞繫之永興元年疏矣時并州刺史劉琨據守晉陽永嘉六年淵寇晉陽琨保於陽曲劉曜置并州於蒲阪而石勒始有晉并州地志言并州皆爲淵所有亦謬永興二年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鎮撫雜部載記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尋討鮮卑鬱粥於離石悉降其衆城地理志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於其處置永石郡自石勒之後苻氏慕容氏彼此相繼干戈擾攘其互有并州諸郡也苻健值晉永和中慕容儁值晉升平二年苻堅值晉太和五年慕容垂值晉太元中迨北魏皇始元年值晉太元二十年慕容垂卒九月魏軍次陽曲并州牧慕容農棄城夜遁魏軍略地晉州獲慕容買得於平

陶城由是并州入於北魏上距永興元年凡九十年

謹案晉興以來離石以西均爲匈奴攘據朝秦暮楚其不奉正朔實與晉相始終舊縣志今縣南四十里劉王溝有劉王廟相傳元海練兵於此有德於民立廟祀之縣治北四十里紫金山有崇應侯廟即石勒祠相傳石勒當時據山爲壘土人稱爲山石勒後訛爲三石郎徵之史冊證以古蹟縣境爲劉石等割據久無主名所謂永石西河亦隨時更易耳

北魏天興初置離石鎮北齊天保三年置西汾州因改離石爲昌化縣屬懷政郡縣境均在轄地又於縣北境立烏突戍

太平記石州後魏爲離石北齊天保三年於城置西汾州因改離石爲昌化縣屬懷政郡新通志北齊沿革圖說天保三年起

長城自黃櫨嶺起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四年正月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還北史永熙二年正月丁酉齊獻武王大破爾朱兆於赤嶺衆並降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東魏武定三年齊獻武王出軍襲雜部分爲二道以大司馬石城郡公斛律金爲南道軍師由黃櫨出獻武王自出北道度赤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其前歡躋爾朱兆妻子亦於烏突戍審其地勢當在臨泉故縣閒矣

謹案縣治北三十五里黑峪場村北湫水之東山上有故城遺址府縣各志皆未載明建置時代今考後周所置之烏突縣故城在今縣治南三十里湫水之東府底村唐置之臨泉縣故城在今縣治北五十里湫水之西故縣村惟南距縣治三十五里湫水東之故城東北距赤嶺嶺三十餘里准以地望與北史吻合其爲烏突戍無疑至今土人耕於其地者每掘得有銅箭頭及名印銅鑄鐵炮等物亦當年鎮戍之證據也又按車突切音赤赤黑疊韻谷峪通用今呼黑峪即古之車突谷胡漢譯言音訛僞變其故城爲烏突戍址特舊志未之詳耳

北周改西汾州爲石州於今縣治南三十里置烏突郡烏突縣又析今縣南境隸定胡郡定胡縣析東南境隸窟胡郡窟胡縣

汾州志自魏分爲二齊承東魏周承西魏而周卒平齊其詳無

地志可考隋書地理志離石郡下云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石

州修化縣下云後周置窟胡郡窟胡縣定胡縣下云後周置定胡郡定胡縣太和縣下去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元和志石州平夷縣本漢離石縣地周宣帝割縣西五十一里置定胡縣東至州治九十五里大象元年置烏突郡烏突縣方輿紀要烏突縣蓋以車突谷而名北魏太和十九年吐京胡反汾州刺史元彬擊破於車突谷即此

謹案周平齊後山胡遠竄遂於離石西北分置三郡縣烏突郡烏突縣定胡郡定胡縣窟胡郡窟胡縣是也元和志云太和城在臨縣東北三十五里後周烏突郡烏突縣治焉是誤以烏突成爲烏突縣矣若太和果在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唐遷置之臨泉一河之隔南北相距不過十數里改之可也何

以遷爲方輿紀要烏突縣蓋以車突谷而名竊以齊立烏突成於今治東北三十五里在魏擊吐京胡之車突谷

辨詳前周

置烏突郡於今治南三十里之府底村以其北境有烏突成置郡縣於此與窟胡定胡相掎角窟胡在今縣東南百里離石北六十五里南村堡是也定胡在今縣南一百二十里離石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孟門鎮是也新通志沿革譜列定胡於離石以其在離西列窟胡於臨縣以其在臨東是古定窟二郡之地實析今臨離二縣之境攷縣境三交南十里郝家場宋明靈公碑署石州定胡縣舊志載三交南山世傳北魏孝文帝過此見有異氣遂鑿斷來脈建廟壓之三交在今縣南五十里以古蹟證之則三交應是烏突定胡窟胡分界之

地其名有由來矣古人著書綜千百郡縣之方書覈列朝建置之沿革乞靈故紙萬難悉合生其地者徵古蹟揆地形掇陳事實以備通雅取裁焉

新通志疆域圖注漢魏晉以來郡縣無大改革自十六國之亂人民

流亡省併爲多至魏齊周而紛更尤甚僑立益繁往往驟難考核下逮隋代南北合一建置已定故考沿革者以北魏爲最難焉

隋開皇中改烏突爲太和廢郡爲縣隸離石郡其東南境仍爲定胡修化轄地

隋書地理志離石郡領離石修化定胡平夷太和五縣開皇元年郡並廢改烏突曰太和窟胡曰修化定胡仍舊均隸離石郡唐武德三年置北和州改太和縣曰臨泉隸石州四年又於今興縣置太和縣於今興嵐臨交界之處置臨津縣隸東會州貞觀三年並廢仍以臨泉隸石州天寶元年改石州爲昌化郡乾元元年復爲石州臨泉定胡隸之屬河東道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置北和州改太和曰臨泉於定胡置西定州貞觀三年廢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石州領離石平夷定胡臨泉方山五縣臨泉即太和修化併入方山

新通志嵐縣沿革考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東會州宜芳縣屬焉又以北和州之太和縣來屬七年又以石州之臨津縣來屬其後省太和入臨津又改爲合河又云合河臨津並在興縣其南東合查山東麓有湫水流入臨縣即臨泉也唐改太和縣爲臨泉其蔚汾水出合查山西麓亦有臨水之名故隋改蔚汾爲臨泉唐又改臨津地在興縣東南六十里又云定胡武德三年於縣置西定州貞觀二年廢置孟門縣七年廢縣爲孟門鎮入

年廢鎮復爲縣在離石西九十五里在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今孟門鎮

謹案武德三年已改太和曰臨泉通志云四年又以北和州之太和來屬七年又以石州之臨津縣來屬考唐置之石州屬下並無臨津以地形推之臨津故城本在興縣東境內興縣志云合河中縣本臨泉武德三年改名臨津隸東會州又云省太和入臨津是省唐析置興縣之太和非隋置離石所屬之太和也是時臨泉移置今治北五十里之故縣村東北至臨津故城六十里實有隋置太和之全境其三交以南仍隸定胡同屬石州新通志建置沿革攷證確鑿此其百密一疏也

五代時無改革

宋法唐制臨泉定胡仍隸石州屬河東路元符二年以臨泉隸晉寧軍大觀三年復以定胡縣隸焉而晉寧軍本葭蘆砦改置在今陝北道葭縣

宋史地理志河東路晉寧軍領縣二定胡臨泉靖康後地入於燕

謹案宋初分天下爲十道繼分爲十五路又分十八路後定制爲二十二路今山西仍爲河東路元符三年增置晉寧軍領定臨二縣軍治在陝西葭縣葭蘆砦仿漢西河郡跨河爲治之意知軍領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巡檢使晉寧軍不在河東六軍內今考縣南六十里宋定胡縣郝家

場明靈公碑上署建中靖國元年皇城使知晉寧軍事張世永知石州定胡縣事楊天佑立石足徵定胡之隸晉寧仍析今臨縣之南境暨離石之西境也

金天會元年當宋建炎之二年

置河東南北路提刑司石州屬河東北路臨泉改臨水廢晉寧軍縣東南境仍轄於孟門方山同隸石州

金史地理志石州領縣六離石方山平夷孟門臨水寧鄉孟門即定和明昌六年改置

元中統二年改臨水曰臨泉至元三年升置臨州不領縣

省孟門方山入

離石始有今縣全境南至磧口鎮東至黃雲山屬太原府冀寧路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所轄

元史地理志冀寧路臨州不領縣

縣舊志考前金貞祐末年元兵南下先諸郡歸附元太師言於左右曰今帥師征河而此城先納款前途無阻徑濟洪津乃平定夏國之兆也因嘉之以聞賜名大定府至中統間設省臺此城屬太原更爲州命曰臨取地澤臨之義又元延安兵馬總管袁湘神道碑云公諱湘字潤夫臨泉人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主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嵐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以人心離散不可復一乃乘夜濟河款大將軍孛罕營降解所佩刀誓曰所有二於公者有如此劍孛罕義之以便宜升臨爲州又縣東三十里慈雲寺僧石珏紀行碑云大元創天下以河東未歸天兵南下臨縣與大河爲近渡先得臨縣以臨爲大定總管府以便節鎮據此三證則臨之升州名

府皆一時權宜以示優異後省孟門析其北境六十里至磧口
鎮省方山析其西境四十里至黃雲山統歸臨轄即今縣全境
並未有屬縣也

明洪武二年臨州降爲縣萬曆中屬沁州二十三年五月改汾州
爲府臨縣屬焉隸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又於汾州設駐冀南道
清仍明制屬汾州府康熙六年裁冀南道併入冀寧道定臨縣爲
簡缺

民國裁府州名目縣仍舊直隸省長分屬中路冀寧道

謹案藺泉狼之名見於春秋國語稱名最古其治在今縣東
南離石西北境內漢置西河郡臨水縣以陵水得名新通志
辨之最悉雖汾州志以爲水經注與唐宋地志絕不涉及然

莽改監水或以爲臨水之誤是其證也即不然亦不能謂非
緣臨水而改也後漢晉魏以及北齊臨無州縣名目雖云省
入離石實爲匈奴攘據後周大象初於縣置烏突郡烏突縣
方輿紀要云因北魏破吐京胡於車突谷而名其今縣南境
析置於定胡東境析置於窟胡其西濱河又置克胡砦因名
核之亦足徵百年中縣境非中原有也至隋改烏突曰太和
唐改曰臨泉五代及宋皆因之金又改臨水其縣境三交以
南以東仍析置於孟門方山二縣夫定胡孟門窟胡方山移
置改復歷代數易逮元至元二縣始省入石州臨遂有今縣
全境惟臨縣山後一所孤懸於離石東北境內離石磧口半
鎮孤懸於臨縣西南境內由明及清插花遙治殊多窒碍元

中統三年陞臨泉爲臨州尋又將州治南徙五十里於今治
明洪武二年改州爲縣萬歷中改屬沁州後改屬汾州府前
清仍之民國直隸山西省長罷州府屬轄名目仍置中路冀
甯道以臨屬焉

臨縣志卷十五

試署臨縣知事古黔胡宗虞監脩
山西大學校文科學長晉城郭象升審定

營建考第二

成城必書作宮必書春秋定例也志旣不敢仿史矧敢擬經然而
惟王建國以禦外侮必完城郭以敷文教必立學宮以布政令必
建衙署臨雖晉西僻邑抑亦全國之分支設官宰治三者缺一不
可焉民國告成易衙署爲公署而廟學城池胥仍舊制今志營建
首城池次廟學先成民然後致力於神也其以公署繼廟學學者
政之源政乃學之委先河後海振古如茲至建置各碑依類分注
非但存其文亦藉以考證事實云爾

城池 石隄附

縣城元初在縣北故縣村至元五年己卯州治南徙五十里於今
治未有城池明景泰元年知縣劉本始依山為城建東南二門
即今四明洞朱衣閣洞是也正德八年知縣杜敏增置外城括
龜山牛澗於城內東西設門以洩牛澗之水然崇不過丈餘闊
不盈數尺嘉靖二十一年兵備副使趙瀛拓築外城制高三丈
闊一丈五尺周圍五里三分甕城樓臺俱備二十九年知縣張
天祿於南北兩角增置高臺上建箭樓東南北挑壕寬深各丈
餘門各置吊橋隆慶元年知縣吳朝石包東南北三面萬曆十
九年知縣張問行於東城幫修大牆二築攔馬牆一鑿壕二南
增修敵臺築攔馬牆鑿壕四西築大牆二攔馬牆一北築攔馬

牆鑿壕二二十三年知縣常時芳於東城外築二臺內築二臺
俱磚包建亭有李文郁創建城臺碑記

其文云嘗聞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

復隍豐之日中易倦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潘欸直西隔黃
河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慶我
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勞瘁築南北二臺中屋扁曰有
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人南臺中曰無侮待左
櫺曰齊心防守以右櫺曰協力折衝中一扁曰無侮待左
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之意北臺中扁曰無侮待左
雨徹土右櫺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
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耶昔
公賦鵠今盛際凜凜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耶昔
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
後必有公諱時芳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四十八年知縣諸葛

昇重修西門精密鞏固僉都御史尹同臯為文記之

其文云臨

於晉侍嵐谷數峯黃河一帶稱次衝焉然內應偏關右捍太
又稱扼塞矣邑治西北枕鳳山之麓東南繞榆水霽俱削土
俯視舉足可險類年風雨剝蝕土石俱消漸薄漸脆令茲土
者

不無創議而輒中格殺水諸葛侯以堅別城以左遷其民不為
保障歲歲山陬且其水我黍稷仰聽於歲與水俱深如秋旱得
不需者適且歲前卒非良策乃與瘠以無憂也侯心深矣邑
挹彼注茲民竟感為時雨而映不民日盡而凡庭有鞠草輒為
故於兒無所緝弭之於物無所不映不民日盡而凡庭有鞠草輒為
苦僦餵則進青矜而課之提命所及屋即於文翁而尤恐化不
具遍飭社學於文日開絃誦比屋即於文翁而尤恐化不
治自外須地利乃復曰夫此猶是念也徹彼桑土正堅一城致
與捍衛內寧離石之虞太原可也且前耳不豐人化不
遂以修城之議上苦甲乙侯事固樂於有成而議增乃議可議而
一土一木無不費如侯料塞之勢莫能削壁而立塞以女牆西門
峯對峙衆壑奔注如駿之西城則削壁而立塞以女牆西門
不因山爲壑奔注如駿之西城則削壁而立塞以女牆西門
亦始自季春之朔長物更欲三他借而石從丁金抽撥居費
其並得臥而撫茲城矣太原不亦有歌咏先王之風而晉陽公何
者中者民不撫茲城矣太原不亦有歌咏先王之風而晉陽公何

得專有保障也計衛民之心急於足與無城即足民以圖雉堞
者蓋世一且戎馬生郊亦甯有飢耳此第如拾芥而僅以明
之目前者哉侯憤然以不得一第芥而於懷子特加屏以隆
榮仕則安得憤然以不得一第芥而於懷子特加屏以隆
半刺乎則安得憤然以不得一第芥而於懷子特加屏以隆
不刺乎則安得憤然以不得一第芥而於懷子特加屏以隆
於險而有餘於亦何顧焉以見此保障之功故離石於侯則不
侯才政以遇不足而少見嘉石乃懸不則寧不以文於才侯乎
當才政以遇不足而少見嘉石乃懸不則寧不以文於才侯乎
侯才政以遇不足而少見嘉石乃懸不則寧不以文於才侯乎
名諸葛人武侯其先賢也
崇禎五年賊豹五陷城南北二臺

俱失其舊明年知縣魏錫祚蒞任湫水衝破石隄齧及城垣稍
加繕治繼之者清順治初有謝道陳顯忠朱紹鳳張勸康熙初
有余維樞莊指莫友仁各有修補莊公又修建城樓邑人曹席
珍有記
其文云國家襲夏殷奠神皋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
肆鍵關梁於西河故自寧雁以南右轉而濱於上臨

邊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威禁暴禦亂往來蓋亦臨西孤懸
兩河當新案五原之孔道為全汾肩髀驗攻圍一始於西北之懸
重地也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國綏之草竊平賊數者間一則隣寧
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國綏之草竊平賊數者間一則隣寧
之士弁勾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帥依此戍陣墮戶塗隙亂不隣寧
或得則殲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帥依此戍陣墮戶塗隙亂不隣寧
守之重地也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備甲之地方有隙中效死等
樓耳臺之上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備甲之地方有隙中效死等
弓刀砲石等物更燈成股秩秩外則城麓之堵截却月舖下巨
之外有品坎南更之線有虹隄隄短伏垣跳盪堵截却月舖下巨
扶角最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蹟混然且南兩包一重濠
孤斯夕斯者慶禍未及照相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人之或然
朝也幸莊公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
已偏救弊如市水田以資殘歲在辛酉夏周視城垣進以和
補囚種嘉績悉出己資茲歲在辛酉夏周視城垣進以和
獄公暨弟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曰臨邑重盤踞萬山
王公暨弟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曰臨邑重盤踞萬山
介梁豈其氛甚惡今城之若此是豈勇夫重盤踞萬山
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做劉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諸子弟
董治之遂率義士高標等朝夕拮据必用士人之意諸子弟
糜費鏹將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於是費省功倍不日復告
成復於文昌舊址建置臺閣既塗茨仍動其丹雘逾廊遙望

隱輩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其涎金而
好入一病其刻而不出公痛革紙贖等弊絲毫入公私有
事輒措自己手如能良有司今三十二年大水西射城郭闔蕩
天下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哉

然無存以湫河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故也嗣後日漸崩潰埤
堞頽落殆盡乾隆三十年勘估工費汰十之二尚需銀兩萬六
千兩工分三段知縣丁宗懋承修第一工汾陽知縣朱濬分修
第二工孝義知縣王椿分修第三工經始於三十一年春落成
於三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傾圮者修之剝落者補之東門上下
用大石包砌所有從前土城並包以石完固壯麗保障攸資丁
公親爲文以記之

其文云皇上御極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
視城垣圯者修之殘闕者補之毋習故常徒

修靡費母事苟簡徒飾外觀黜浮崇實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時彭大中丞秉節方新銳意率作晉省之以城工請者凡百
估費盈數萬乃省之又省約費二萬六千兩有奇而工在萬兩

脫鎬公議增修嗣經知縣賀定國吳朝相繼修築隨就傾壞萬

歷八年知縣陳舜道砌石增高民藉以保障者垂六十年進士

雷應志為文以記

其文云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

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崇不過丈餘闕不盈數尺亦藩原平之
跡耳非保障之策也壬子烏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防之心
正寇賊躍馬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勞民
勞力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嘗築堤以故
而滿瀾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以城之矣而崩決者如故
純挑壕鑿渠引流無歲不然民之業生盡廢自修葺以來歲
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無甯宇每歲二月興工
際逃竄避役者扶攜道途為太原庶富之鄉而今歲工
以修城之役所不致也使無經久不壞之規將歲復一歲
息其財之費又所不止於百萬必至於後已其力無止
徵之不止於眉穿必至於於村也右日矣幸際陳侯受天之
門之圖將為臨而刺之於也勞告之曰徒河漕為築沙堤以
來蒞是邑明敏果銳豫之以應而告之曰徒河漕為築沙堤以
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地而告之曰徒河漕為築沙堤以
石以砌高堤而蟠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若狂瀾

而東之此一勞永逸之石堤表裏相接自非神運之鬼一人力之
尚苦其艱况千丈之石堤表裏相接自非神運之鬼一人力之
能為此靡不計周且夙夜督始終無倦而期月而堤成
於再踰歲而功就如周且夙夜督始終無倦而期月而堤成
一十萬歷丁丑三月越戊寅九月告竣至而愈其役實計始
侯其立有萬載不拔之基免蒼生荼毒之苦自是葉扶英必
而亦未耨舉趾者無擾於供勞者息流移者復業焉而蘇居
者亦不驚於築也居安勞者息流移者復業焉而蘇居
撥綿乎富庶之舊孰非成堤也錫安堵於一也時而何也
可名之為陳公城也恐其久而化賀表張靖邦等理焉於是
生員胡汝濬白鶴范學浚王化賀表張靖邦等理焉於是
屬官曹友光南應科等如晉巧文以襄厥美因叙其人績始
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始
數院道旌章紛馳聲藉甚別有功德之民情召
侯至而立判之能聲藉甚別有功德之民情召

河水冲刷故址漸湮康熙四十六年知縣沈天泳開渠引流編

柳作堰不無小補抑亦隨時補救之方耳雍正十一年巡撫石

公發公帑三千金令知縣徐能宗承修工未半徐罷去知縣霍
作明竣其事延袤一百三十丈高一十三層逐層貫以鐵管綴
以鐵錠聯絡堅緻東城一帶居民自是始得宅爾宅焉乾隆六
年汾州府知府張坦讓按部至此見其水勢湍激根掃空虛亟
偕知縣張紫極各捐百金仿坦水法循隄之根掃疊石贅灰以
資外護惜不足為經久計且水勢遷徙無常隄之東北頭復當
頂冲乾隆二十八年知縣丁宗懋乃於北頭接連舊隄增長四
十八丈相其頂冲處環以月隄鳩工庀石逐層聯貫視舊隄而
法益底密立碑以記之

其文云臨城東距湫河湫水經大小連
城嶺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靖兵備副使趙公度河
而當年遺蹟遂與山埤麗樵盡付馮夷矣越雍正壬子水暴
延及城內居民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發公款三

千昔為荒墟今列東門而南隄以宅爾宅者且三十丈則茲
也月寢深根培剝落縫裂穿難與持久其迤沙亦帶水漫而
近時郡伯張公曾加補苴疊亂石而糝以灰沙亦帶水漫而
可復識壬午春予令茲土竊以為欲衛民莫先完城欲完城
急修隄願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紳士里於前
僉力趨不以予為劣而任之不量捐輸方春經始則秋告竣
蟠基惟深且固編綴以鐵釘成或曰水之為城患者以稽
由東山崖而下故道行耳宜渠以引之或曰水之為城患者
家崖山崖而水乃直薄城下宜墩於崖以捍之願予觀北
溢奔沙徙岸木石俱下鑿息肩淤不旋踵若趙家崖其水漲
游適抵最衝挾磬石之功禦撼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
足與洪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為築臺狀如偃月與
抱以避趙家崖之衝水勢至此得稍停泊又若迴旣倒之
以障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石駕長虹晨炊宿靄空翠北
所增築直統之隅而止枕殘堞大丞之遺澤新焉翠霏則
瀦川煙雨有取以稱勝並及之隄上構亭顏曰順成亭亦有記
竊於斯臺有取以稱勝並及之隄上構亭顏曰順成亭亦有記
其文云瀦川煙雨有取以稱勝並及之隄上構亭顏曰順成亭亦有記
夕暉盧舍參差灘聲雷磑一川風景頓覺改觀矣然豈惟西岫之

任文云我臨之有護城石隄所以備整更於東北添築城東隄丙
遭衝決乾隆壬午前任丁侯勸輪修湫河於東添築城東隄丙
戊乃幸卯修城六月二十五日永暴漲冲塌向南護隄凡四丈無
恐四丈河轉西去城垣炮臺僅隔丈許署任威公暨河
尉吳公急督民夫用柳枝石塊搶修秋霖幸保既而趙邑
任方春二心究圖而仲冬府憲俞亦蒞郡聞之即論築石隄
今年春二月親蒞勘驗因議增修舊隄并將河改築石隄
十丈高一丈五尺長五里底寬七尺頂寬九尺厚一尺
成四尺八寸長五里底寬七尺頂寬九尺厚一尺順石中
厚四尺八寸長五里底寬七尺頂寬九尺厚一尺順石中
砌方正石板每條石隄背以荒石填心隄鋪以一尺厚
心籌畫預構成式委毛參軍估費吳尉督工仍慮累及臨
捐廉俸三月七初而於六月之末戲臨之民怵於狂瀾不
起於三月七初而於六月之末戲臨之民怵於狂瀾不
齊處不且洋無所擾而厝以盤石之安其需府憲與諸
不朽云在乾隆三十四年有迄今一百五十餘年雖屢因河水衝擊
七年歲在壬辰孟冬記

不過數百千可見根基完固一勞永逸其遺澤為無窮矣

廟學

孔子廟元至正年間創建舊在縣治東郭明永樂十六年戊戌改
建東南去舊址二里許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脫尹鎬因避河圯
之患遷建城內賢良坊即今之學宮也其間殿廡門池堂齋厨
舍罔不如制閱三載而落成都御史石州張珩有改修學宮碑

記暨戟門之左

其文云夫臨西河離石故地也粵稽廟學元至
正間建於縣之東郭明永樂戊戌改遷東南去

舊二里許蓋遠河圯之患也逮今百二十餘年始倡議遷
道下檄皆曰可適吏士者坐墨其議遂格無何脫尹鎬
名士遠尹是邑下車初即以風俗人才為首務一日集
故跡豈但河水崩潰且臨野無蔽殆非明時尊崇先師
興化之盛典也宜亟圖之遂登城周顧相厥攸宜指原
謂衆曰北枕紫金之險南帶黃河之固東控龍山西接
得形勢之最善况左右前後皆其廟之地可增門池學
易用成廣袤宏規後親為荒度其廟之地可增門池學

關以嘉靖丙辰孟夏戊午春城上建二樓以壯左右巨觀
始於嘉靖丙辰孟夏戊午春城上建二樓以壯左右巨觀
文之慶於無疆尹之賢可者余謂四子曰若知命生具
豸任風陳希烈文道六經與天地同流者非也高即家
才之理謂之聖人之道上經與天地同流者非也高即家
具之理謂之聖人之道上經與天地同流者非也高即家
天下立學以六經造士上經與天地同流者非也高即家
世者而百九十年來政教之治才人之盛載於明德於
迹危言而心未始不循良故有郡邑者有舟楫者有斷
有至遇窮不屈遠竄無悔高尙樂道微辟不至者皆民
其至遇窮不屈遠竄無悔高尙樂道微辟不至者皆民
膏腴以見不皇遠竄無悔高尙樂道微辟不至者皆民
箴以頌布天資抽關鑿以邀利達具耶秘天下之皇士可
才皇心以追前也邇至唐虞三代遠漢唐宋以及今夫
問人材風化執替所當法者立志以求之則趨向不
奔禮成之傑初審其所當法者立志以求之則趨向不
無振世豪傑出於其間乎脫呼豈特爲邑學記而已哉
爲政者故以告同志如此嗚呼豈特爲邑學記而已哉

隆慶三年

己巳知縣趙州蘇騰重修有碑記暨戟門之右萬曆九年辛巳

知縣莊浪李第創建門樓有碑記嵌戟門內左壁二十六年戊

戌知縣交河常時芳重修訓導邵汝楫有重修廟學碑記嵌戟

門內右壁其文云夫學校者乃寰區首善之地賢士之所關也

令博士之所以日月試而陶鑄之者胥於是乎加之意焉
之殿以崇元聖爲之庶以祀羣賢而豈徒哉重根本立標
爲之堂以明人倫爲之齋以分訓詁而豈徒哉彰振化源
也時修葺以新瞻視隆禮義以榮橋門而豈徒哉彰振化
習也然則學校之爲國家重也其來遠矣邇侯對水常公
車謁廟貌則新之堂齋則葺之廟門則磚砌丹塗之復
乃於廟貌則新之堂齋則葺之廟門則磚砌丹塗之復
制弗偉科目不振途卜日集工役量事期計財用學之
三楹扁大曰鯉二化滄溟廟之西坊三楹扁曰鶴橫霄
之化源頭曰龍門南爲屏三楹扁曰嶽嶺嶽嶺其南曰
於其化源頭曰龍門南爲屏三楹扁曰嶽嶺嶽嶺其南曰
然稱焉觀焉臨之而慕青霄者焉有過龍門而思騰升者
益者焉觀焉臨之而慕青霄者焉有過龍門而思騰升者
見其彬彬然向化矣公復揖而進士者曰噫嘻是固足
志而要未足以彰公教也善進士者曰噫嘻是固足

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有曰升堂入室如仲
由者乎不有曰望雲恐親如仁傑者乎不有曰升堂入室如仲
東漢多賢者乎二三子苟能修德崇道尙志敦倫、節砥行由
是而致身青雲攀龍附鳳布列廟堂而致君澤民焉斯爲無負
於公教斯爲不孤於公望斯爲不虛於公首重學校進士諱時
省齊東人共襄厥成例得共書云 允東 崇禎六年癸酉毀於西賊

清順治三年丙戌知縣濟南謝道大加修繕都御史申朝紀有

重修文廟碑文嵌戟門內左壁 其文云千巖競秀之中巍然而

治縣治之有曰學宮厥位而陽厥土燥剛厥材孔良殿堂門廡
勳聖丹漆舉以法舊籍有可考者崇禎癸酉之季西賊蹂躪一
炬焦土嗟乎此一變也予嘗讀邵子有云自天而地以東一元
有十二會會有一一變也予嘗讀邵子有云自天而地以東一元
不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此數也理也信乎天不
不變也則有神明變通之出入德行動天地制作俾神
謂謝崑崙使西倒蹋泰山命東覆者噫嘻斯人豈易得也哉
命謝君滿洲人傑也奉新朝命來蒞茲邑時國賊播虐之邑
兇熾燭尺則屍骸也妖氛蕩地則徑斷烟寒嗟乎此又一變
也唯時公單騎之橫骨暴下中即布澤流仁免羣生於湯火納

姓於休和不數月間而寇孽靖掃治具畢張流離亡散者始
而於室家之慶矣乃進諸生慎學宮闕狀愕然歎曰學始
人材散失人材散失則儒效闕疏也易其棟宇厚其牆垣革
材鳩工而謀鼎建之正殿傾圮也易其棟宇厚其牆垣革
羣飛而廟貌增一新矣以及兩廡名賢翰之類者樹大更
神主之廢者增之一燦然收觀矣且所謂殿門墜於坊門之
於左右金碧輝煌無一不舉昔人所謂殿門墜於坊門之
以法者復如故也興起斯文其在茲乎公謂廟墜於坊門之
此也如築雉堞如砥河瀾如葺文樓如蠲荒租以殫厥心
協濟以恤驛疲入其境改簡刑清徭輕訟息遺不拾犬不吠
者相與歌於途商賈與於市農夫與於野而大工適行
成遠眺之則吞嵐光挹碧波雲蒸而龍翔霧騰而有學博
廟之大觀也闔邑中紳衿耆庶既立祠以祀焉有學博
奇動者陳牲告奠我少者航先賢張筵明倫堂爲公謝
其攘袂競先老告奠我少者航先賢張筵明倫堂爲公謝
恍乎如嬰兒之德及慈母也此又一變也人猗歎故政多
不在功名不在富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後之人
宮牆中者沐公之澤矣公之光感慕奮興秀傑挺而科甲
化者此血食馨香萬年謝夫子教也化公諱道號萬年所
今陸江明

淮安府知府滿洲人原籍山東濟南府學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知縣稽山莫友仁重

加繕治有增廟學碑記嵌戟門內右壁乾隆五年庚申知縣永

城張紫極奉飭重修至十三年戊辰而工告竣有重修學宮碑

記豎立明倫堂之左二十八年癸未知縣丁宗懋開學宮前路

有碑記 其文云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

於他歧而己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
湫隘跬步間未嘗不歎面牆也其室礙壅蔽也孰甚矣未冬
亟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在四偏者留為邑尉廳餘
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留為邑尉廳餘亦
而去之自是益嶂層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登境俱遠矣
學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得所從入以境
高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得所從入以境
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
紀其長寬各丈尺以俟君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知縣長安趙廷澍
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復加修繕至道光乙酉始戡事規模益廓立碑記之

其文云嘉慶二十四

年季夏月朔九日予奉檄蒞及上之二日恭謁文廟見
鼎新而門廡黝聖丹漆未之及是以暫安先師於廟
靜室學趙有成禮退升明倫堂進諸生則寄居書院於
生東存木石之數椽以蔽風雨西學王則寄居書院於
中匠工濟力紛及冬而啓行而瓦之料若及秋而
之丹施矣兩廡建矣及冬而啓行而瓦之料若及秋而
上丁日恭迓廡先師入龕四配十二哲兩廡然新矣
次以享祭焉則昭敬也暨道光二年三月漸次增修
有以橋為戟門兩外間地鑿石以爲星門由是後
星門以前進左右添修更應神庫齋戒所造酒星池
並創名宦鄉賢忠義節孝祠二以花磚由南創馬房
級如地勢旁修聖域兩門以花磚由南創馬房
彩之有孔道焉坦倫堂五楹並後之敬然亭左右
於宮平化源頭騰蛟起鳳諸門不盛哉乃修學宮
育才於焉興化頭騰蛟起鳳諸門不盛哉乃修學宮
講堂以至於客廳書更之辦公門丁之棲宿莫不自
門以外照牆雙輝蓋從此振興文教真可謂居安自得
是役也落成於道光三年春首事武生秦光清監生高
萬餘金落成於道光三年春首事武生秦光清監生高

壽昌等來丐文以爲記予詰之曰將以紀聖德之至乎將以紀首事之勤勞乎將以紀闔屬人心之樂善乎曰是三者皆欲紀之尊崇之靈矣蔑以加矣夫以聖人之德之至也及門贊歎之歷代尊崇之靈矣蔑以加矣夫以聖人之德之至也及門贊歎之歷而不但邑之人耳而目之即四方來觀亦有過而問焉者對大廷而質幽獨可信無愧矣亦不必紀至於我國家列聖相傳大化翔洽加以近來年豐歲稔臨之地不改辟臨之民不改聚臨之文化蒸蒸日上所謂不惜財不吝貨以共慶厥成此巨功者特其餘事耳又何必紀予咸同以來屢有修繕不過稍加補爲之紀年月日以勒諸珉

葺光緒十一年乙酉知縣舞陽胡鑑斗二十七年辛丑知縣貴筑孔繁昌相繼重修其規制則大成殿五楹位坎向離天墀下東西廡各九楹南中戟門三間戟門之左右曰禮門義路二角門泮池在戟門以外其南曰櫺星門疊材架木作牌坊形三大間門外照壁一座長五丈高二丈餘東西建門樓各一東顏曰聖域西顏曰賢關門樓照壁之間聯以花牆照壁之外南出曰

三門洞上署文廟二字字大如斗由洞而下左右轅門各一座一署德配天地一署道貫古今其中南出曰登三超五坊下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碑

崇聖祠在大成殿東稍北明嘉靖十年建稱啓聖祠清雍正元年改爲崇聖祠

尊經閣在大成殿後清康熙二十三年知縣莫友仁建乾隆元年知縣張紫極教諭郝善因訓導許子敬重修四十二年教諭李天培訓導柴炳敬題楹聯

大道高深參天兩地修人紀
微言奧妙五典六經闡性原光緒二

十七年知縣孔繁昌重修

舊志載尊經閣密五孔上建樓七間東西柵房各三間今密樓仍舊柵房西有東無考會典各學並建尊經閣以藏書籍俾士

子誦習其間相沿既久有尊經之名而無研經之實甚至將奉
頒制書束諸高閣自後增置偶像不過於上丁釋奠餘藉通牒
纓抱遺守缺之意益蕩然而無存今將閣下石窰作爲高小學
校齋舍庶令居此者顧名思義漸共免荒經蔑古之咎焉

明倫堂在孔廟之東訓導署之西清乾隆五年知縣張紫極重修
嘉慶二十四年知縣趙廷澍增建齋房光緒二十七年知縣孔
繁昌復加修葺三十一年知縣光熙改崇實學堂爲高等小學
堂即今高等小學校址

舊志載明倫堂五間堂後敬一亭三間東西齋房各九間二門
三間大門各一座不著創建年月清乾隆五年知縣張紫極重
修學宮碑記有明倫堂五間敬一亭三間齋堂一間廩生書房

各二十間膳夫房東西二間與今日規制大同小異蓋歲久年
湮不無沿革今所存者則有明倫堂五間改爲高等小學第一
教室堂後敬一亭正房三間今爲高小校長室東西房各三間
今爲教員室正房西膳夫房二間堂外東西齋房各十一間東
顏曰進德西顏曰修業今爲學生齋舍進德齋後新建西向學
生宿舍七間東向食堂五間南向膳房三間或添修於有清末
或增築於民國初無碑可紀附存於此

鳳山書院清康熙二十七年知縣莫友仁置賢良坊房舍一所命
名鳳山書院並置田若干乾隆四十年知縣呂公滋重修有碑

記其文云書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事盛於宋嗣後代有建設大
畝今無存其文云書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事盛於宋嗣後代有建設大
畝今無存

社學所觀望猗歟休哉國朝各省皆建書院隆師課士視古有
加蕪爾應晉之邊邑也前代建置不可考舊志載有鳳山書院

康熙間知縣莫友仁置田若干畝今僅餘堂基址數間
租溼沒無存其廢墜殆八十餘年矣承乏茲土民風儉樸
習謹醇而僻壤山陬其滲漏傾倒缺失者補立之三閱月
講課地正其斜欹覆其中者食以蔬食加以獎勵逾年乃
畢招集諸生童課之額定肄業十人看夫一名量給膏火
肄業者余願而樂之額定肄業十人看夫一名量給膏火
多士依舊會課又念簿書之餘講背或疎乃請予兄寸田
暫主講席可省束脩之課商之兩學師以爲可遂擇日開
生欣然樂從兄曾學教荆山多所成就其訓課之法則自
鵝湖鹿洞遺規在諸生其各奮勉刻勵以期副此意也夫
光緒二十一年知縣孔繁昌復加修繕有碑記
其文云臨城居以

是名焉屋宇傾頹不蔽風雨歲費所入不足以充膏火之
是肄業之人無復至焉者蓋數十年矣夫前人之雅意創
能必興其無廢墜之處所恃後來者維持之調護之增益
足振興其所已廢斯可望垂諸久遠耳余蒞是邦三年矣
其廢壞不治已廢斯可望垂諸久遠耳余蒞是邦三年矣
躍焉遂集資五千緡之咎也乃集議新之邑之人好義者
今而後庶幾講肄有資也工既竣邑人來請記之曰是
記哉雖然余竊有言矣天下之大自京師積之天下之人
各自州縣之設蓋所以濟學校之外不及而爲育才之地
方今不

儒學教諭署在孔廟之東清康熙二十五年知縣莫友仁建嘉慶
二十四年知縣趙廷澍增修堂舍光緒九年教諭裁缺後訓導
移寓署內今爲農業學校址

儒學訓導署在孔廟之東教諭署之西清康熙二十五年知縣莫
友仁建嘉慶二十四年知縣趙廷澍增修堂舍光緒二十七年
知縣孔繁昌就其地設崇實學堂移訓導於教諭署二十三年
訓導裁缺今爲第一模範學校址

舊志載東學署一所計大門三間正堂三間東西房各三間堂

東廂房五間堂後正窰三孔窰上樓房五間窰左正窰二間東

西房各三間西學署同俱知縣莫友仁建今可徵者有康熙二

十四年創建儒學碑記其畧云又於鄉紳先生曹君席珍處

學前基址者則有庠生張表與其族天麟來麟義民張承志張承映若而人但學後係曹君地仍苦於登堂無自幸曹君志在崇學慨然分己所有而前後左右因以嵌戟門內右壁

文甚長

義學在學宮下偏東石窰五孔康熙二十四年知縣莫友仁置志

載中立大門分兩院又有東西房一十二間今無存通年得租賃制錢九千六百文作為

廟夫工費

衙署

行政公署舊在鳳山東麓元至元間知州馬麟創建坐乾亥向巽

離明代仍之清順治六年平賊變亂付之一炬今之舊宅坪其

舊址也九年知縣朱紹鳳改建於舊署之東稍北即今縣署康

熙十二年知縣常來譽買署前閒地擴充舊址直達正街始合

向明出治之體後經知縣莊摺莫友仁次第鳩工規模略備原

建大門一座衙神祠一楹二門三楹大堂三楹堂下東側門子

值堂承發科各一楹吏戶禮房各二楹快手房二楹堂下西側

倉科庫科招房各一楹兵刑工房各二楹二堂五楹東西廂房

各三楹三堂五楹東西廂房各三楹內宅舊制湫隘康熙五十

四年知縣楊飛熊捐置高賀二宅稍為開拓乾隆三十九年知

縣呂公滋復加變易毀原有大門改築照牆暨東西轅門遷建

大門於照牆後門內兩楹修班房六楹外設雌雄石獅各一以

壯觀瞻呂公有修建公署記

其文云臨舊署在鳳山東麓今申明亭之西創自元知州馬君麟歷

明以來久成廢址也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余始來茲署有堂者屋於厚德坊者是也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余始來茲署有堂者三舉欽斜欲傾而大堂尤甚大門僅列兩壁門內亦無他房從事役吏悉寄寓酒肆中一出入必先傳呼以待三堂後益湫隘雨淋日曝不可以寧家室按例有捐廉修葺以待三堂後益湫乃請於上官預借廉銀九百八十餘兩更之以新明年仲春望日起工五閱月而工畢拆修者十六七若大門若班房若賓館則皆創而增之也門外又增石獅二而移照牆南出於衝以壯觀瞻以肅體制又從而丹覆之於戲傳曰叔孫取館雖一日必葺其瞻屋此物此志也敢以傳舍也而置之乎哉是為記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望日泐石 延及光緒初衙署內外破壞不堪知縣來者多借居書院及民房十三年知縣胡鑑斗派邑紳吳積德等經理重修外堂內宅煥然改觀並增修署西別院南向花亭三間光緒二十一年知縣孔繁昌顏曰印鴻龜又增置北向花亭三間民國以來行政司法各機關均分占原有宅舍並未從新營

造知事辦公處在署西別院征收官糧局占署西各房科舊址第一科第二科司法書記室均在署東別院刑庭暫用舊二堂民廷暫用舊大堂承發檢驗等吏占署東各房科舊址司法警察占衙神祠西別院衙神祠舊祇一楹同治五年知縣崔成霖築正房及東西廂房十五楹 舊志載布政分司在文廟之西按察分司在真武樓東南今均廢又典史署在申明亭西今亦廢

審檢所民國二年七月奉司法部訓令創辦臨時審檢所以縣知

事充檢察官設幫審員一正副書記員二雇員二承發吏二檢

驗吏一庭丁四以縣署迤西別院為辦公地所內月支公費暨薪俸共二百一十八元在田賦項下支領三年四月撤銷

監獄民國二年春監內築管獄員駐獄辦公室並看守部長室及

看守役室三年六月增築各囚犯炊室及病監四年春奉令改看守部長室爲主任看守室又在監所東就舊有倉房改修工藝材料存儲室又就倉廩舊址改設監犯製造工藝廠監內地勢東西七丈二尺南北九丈五尺共監房八間能容罪犯十六名地址高敞空氣光線尙稱得宜

常平倉舊有常平豫備二倉明末爲西賊所燬豫備倉遂廢清康熙二十三年知縣莫友仁建常平倉於署東內分兩院康熙五十九年知縣楊飛熊復於署西購建一院嗣後積貯日增知縣吳高張紫極陳正勳丁宗懋陸續捐建東西二院通計廩房九十四間共貯穀二萬七千餘石每年養濟孤貧養濟院在西門內有出無收百餘年間叠逢災荒奉令散放光緒丁戊大侵後發帑補

還終未足額宣統二年興縣被災奉飭撥借倉穀三千石至今倉中積穀僅八百二十七石有零舊志載有社倉義倉今均廢庫在大堂後坐西向東石窰一孔內藏十七都官糧櫃並軍械等器